

我与昆曲



张允和
著

张允和的文字，细腻睿智，看似平淡闲笔，
却透露出浓浓的诗意，表现出一种文学闺秀的风度，

与林徽因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张允和

著

庞旸

编

表现
出
一
种
文
学
闺
秀
的
风
度

我与昆曲

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我与昆曲 / 张允和著; 庞珣编. -- 天津: 百花文艺出版社, 2014.1
ISBN 978-7-5306-6418-6

I. ①我… II. ①张… ②庞… III. ①散文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312153 号



选题策划: 徐福伟
责任编辑: 徐福伟

装帧设计: 张振洪 刁子勇
责任校对: 张亚丽

出版人: 李华敏

出版发行: 百花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: 300051

电话传真: +86-22-23332651 (发行部)

+86-22-23332656 (总编室)

+86-22-23332478 (邮购部)

主页: 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印刷: 唐山天意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本: 880 × 1230 毫米 1/32

字数: 113 千字 插页: 2

印张: 8.625

版次: 2014 年 1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28.00 元

序

楼宇烈^①

日前,庞咏女士给我来信说,由她编选的张允和老师的《我与昆曲》一书即将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,希望我能为此书写一篇序。九年前(2002年)张老师的《昆曲日记》出版时,我曾写过一篇序,这次庞咏女士把张老师涉及昆曲的散文、讲话、书信集在一起出版,让关心昆曲、热爱昆曲的读者,能更全面地了解张老师对昆曲艺术的深厚感情和深刻见地,诚可谓功德无量。

张老师生于1909年,卒于2002年,可谓是20世纪的同龄人。她一生与昆曲结缘,学习昆曲、研究昆曲、积极参加曲社活动、组织领导曲社、广交专业昆曲演员和业余曲友,为继承发扬昆曲艺术不遗余力,见证了20世纪中国昆曲艺术的兴衰史。所以,当年我在《昆曲日记》的序中称,该书为“一份珍贵的当代昆曲史料”。如今,本书又把张老师所有有关昆曲的文字收入,其史料价值无疑就更为珍贵了。

20世纪60年代初,经吴则虞先生介绍,我加入俞平伯先生

^① 楼宇烈,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、博士生导师,北大哲学系东方哲学教研室主任,北大学术委员会委员,北京昆曲研习社第三任社长。——编者注

领导的“北京昆曲研习社”，由此而结识了张允和老师。那时，每周六晚研习社在和平门外陆剑霞老师家有拍曲、唱曲、排身段等活动，我每次去几乎都能见到张老师，她热情地接待每一位曲友，帮助拍曲老师指导我们这些初学者学曲，平易近人、和蔼可亲。平时假日，她也会邀请我们这些晚辈到她家中做客，谈谈昆曲、唱唱昆曲，讨论讨论曲社的事，拉拉家常，十分亲切温馨，她先后在景山后街的家和朝阳门南小街的家，都是我常去的地方。

1987年张老师把领导“北京昆曲研习社”的重担交给了我。由她推荐，经社员大会选举，我当了研习社“主委”，但由于我当时学校行政和教学工作比较忙，对曲界各方面的朋友也不是很熟悉，所以许多国内外曲社间、曲友间的联络、联谊活动还都是靠张老师来做的，研习社的许多重要活动也都是在她的建议和指导下进行的。我在《昆曲日记》序中就提道：“当她听到昆曲在2001年5月18日被联合国列为世界‘人类口述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’之一的消息之后，虽然这时她的身体已很虚弱，但对这一继承发扬昆曲艺术新曙光的出现，仍欢欣鼓舞，兴奋不已。她一方面积极向曲社提建议，为曲社的工作出谋划策，同时亲自出马积极与海内外曲友联络，探讨弘扬昆曲艺术的问题。”张老师对继承发扬昆曲艺术的这种鞠躬尽瘁的精神，永远铭记在我心中，永远是我学习的楷模。

谨以此短文悼念张老师仙逝十一周年，兼充本书之序。

斯人已逝，斯文长存！

2013年9月9日

目 录

序 楼宇烈 / 001

第一辑 情系昆曲

亲爱的父亲 / 003

我与曲会 / 010

悼笛师李荣圻 / 019

昆曲 / 021

——江南的枫叶

江湖上的奇妙船队 / 024

——忆昆曲“全福班”

我是老虎 / 039

小丑 / 044

七十年看戏记 / 053

二次亮相 / 057

美国归来话曲事 / 061

不须曲 / 063

一介之玉顾志成 / 069

同舟共济 / 074

——哭銮庵

曲迷传友情 / 077

人得多情人不老 / 082

——纪念俞平伯先生和夫人许莹环

风月暗消磨,春去春又来 / 086

张闻天教我国文课 / 088

第二辑 漫谈昆曲

祝贺俞振飞先生艺术生活六十年 / 095

断桥会 / 097

漫谈昆曲 / 099

从《双熊梦》到《十五贯》 / 115

——半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

昆曲要向世界舞台发展 / 118

四妹张充和的昆曲活动 / 121

北京昆曲研习社的过去和现在 / 126

戴夏《史可法殉难沉江》杂剧手稿的发现 / 130

在洪昇《长生殿》三百周年同期的讲话 / 132

在第十次社员大会上的讲话 / 134

在观众座谈会上的讲话 / 137

关于《游园》的修改 / 141

提倡“三录”政策 / 143

抢救·继承·创新 / 145

——在一次昆曲演出时的讲话

谈传统昆曲 / 147

第三辑 曲事传鸿

致北京昆曲研习社恢复小组 / 151

致张充和 / 152

致匡亚明 / 154

致爱好昆曲者及各界人士 / 156

致马少波 / 157

致传字辈先生们 / 158

致许姬传 / 160

致蔡正仁 / 162

致陈朗 / 165

致俞琳 / 167

致胡忌 / 171

致俞平伯 / 173

致陆萼庭 / 175

致王卫民 / 178

致姜德明 / 179

致过士行 / 182

致曲社 / 185

致王世瑜 / 187

致姜椿芳 / 189

致张元和 / 190

致刘有宽 / 193

第四辑 昆曲日记

昆曲日记(节选) / 197

附录

妻子张允和 周有光 / 255

张允和的乐观人生 周有光 / 259

永远活在我心中的允和二姐 王澍华 / 261

张允和老师的昆曲情缘 欧阳启名 / 263

编后絮语 庞旸 / 266

第一辑 情系昆曲



1959年,张允和演昆曲。

亲爱的父亲

1938年深秋,那时我和有光在雾都重庆有一个温暖的小家。一天早上我正要到枣子岚垭去参加曲会,有光问我:“今天还要去吗?”我说:“是呀,有什么事吗?”他支吾着:“我没什么事,你去吧。”往日我每次去,他总要说“早点回来”,今天话语有些吞吞吐吐,神色不对。我有些迟疑,但还是去了。心里不踏实,只唱了一支曲子就匆匆赶回了家。一切却是很平静的样子,照常的午休、下午茶。晚饭后,有光轻轻地走到我身边,拿给我看一封电报:“父逝,告弟妹。”是大姐打来的。

我把电报放在枕头底下,整整哭了一夜。

人一落生,世上最亲最亲的两个人,顶顶疼爱我们的父亲、母亲都没有了。父亲在世时,即使相隔再远,也总幻想有一天能全家相聚,再重温童年幸福的生活。父亲去了,那无限美好的时光将永远只能留在梦里了。

1921年,父亲坐在母亲的棺木旁,久久凝视着母亲年轻美丽苍白的脸,凭人怎么劝也不让盖棺盖的情景,一遍遍在我眼前出

现,如今他们又团圆了,母亲还是那么漂亮吗?我的永远不老的父亲、母亲……

我的曾祖父张树声清同治年间曾在苏州任江苏巡抚,后升任两广总督等职。曾祖父生有九个儿子,祖父张云端是长子,曾任过四川川东道台。祖父膝下无子,父亲是从五房抱过来的。父亲四个月时正好祖父要上任,就带上父亲和奶妈乘船同去。船日夜行驶在惊涛骇浪中,巨大的声响伤害了小婴儿的耳膜,父亲从此终生听力不好。

祖父死在任上,父亲回到安徽合肥张家老宅。

当时合肥有五大家族:周、李、刘、蒯、张,张家敬陪末座,也算得是望族。合肥西乡的田大多是张家的,东乡的田大多是李(即李鸿章)家的。刘家后来到上海办金融,很开明。张家和刘、李两家都有姻亲。

当地有民谣《十杯酒》,记得其中两句:一杯酒,酒又香,合肥出了李鸿章……三杯酒……合肥又出张树声……

家里有万顷良田,每年有十万担租,是典型的大地主家庭。父亲可能是因为很早就离开了老家接受了新思想,他完全冲出了旧式家庭的藩篱,一心钻进了书堆里。这个家庭带给他的最大便利和优越条件是他可以随心所欲地买书。他痛恨赌博,从不玩任何牌,不吸任何烟,一生滴酒不沾。

父亲十七岁结婚,妈妈比他大四岁。达理知书温良贤德的母亲不但担起了管理一个大家庭的重任,而且一直像大姐姐一样爱护、关心、帮助父亲。

辛亥革命后,1913年,父亲带全家搬到上海。那时我二十二个月大,叫名(虚岁)三岁。我们住的是一个石库门的大房子,七楼七

底,还有亭子间,院子很大,可以摆十几桌酒席,月租金是二百两银子。如果不是发生了一个意外事件,也许我们还会在上海住下去。

1916年,祖母去世了,丧事办得场面很大,家里每天有十几桌客人,还请了和尚念经和放焰口。忙乱中,突然有一天发现大门口有一颗炸弹,全家人都吓坏了,出丧的日子比预定提前了几天,家里怕出问题,没让我们站在孝子孝孙的队伍里,孝棚里的许多东西也是假的。好在没出什么大问题。为了避免再有意外,1917年,全家搬到苏州。

在苏州,我们度过了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,父亲对书籍的热爱和对知识的渴求也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满足。当时能订到或买到的所有报纸他都要看,《申报》、《新闻报》、《苏州明报》、《吴县日报》等,以及一些比较出名的小报,如《晶报》、《金钢钻报》等。至于家里的藏书,在苏州是出了名的,据讲不是数一也是数二。家里专门有两间很大的房间,四壁都是高及天花板的书架,整整齐齐摆满了书。除了为数不少的善本和线装书外,父亲不薄古人也爱今人,现代和当代出版的书籍,各种名著和一般的文艺作品他都及时买进。尤其是“五四”以后一些最新鲜最富营养的作品,如鲁迅先生的作品和许多流派的新书名著他都一本不落。

大姐元和曾回忆说:“父亲最喜欢书,记得小时候在上海,父亲去四马路买书,从第一家书店买的书丢在第二家书店,从第二家买的书丢在第三家书店……这样一家家下去,最后让男仆再一家家把书捡回来,住的饭店的房间里到处堆满了书。”在苏州的闹市观前街上,有两家规模较大的书店,老板、伙计都与父亲很熟悉,父亲一去他们就陪着在书架前挑选。平时书店进了新书就整捆地送到家里来,父亲买书都是记账的,逢年过节由管家结账付

钱。当时苏州的缙绅富户不少，但像父亲这样富在藏书、乐在读书的实在不多。

父亲的藏书我们可以自由翻看，他从没限制，书籍给我们的童年和青少年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快乐。但钟鸣鼎食、诗书传家的生活并没有使父亲满足，他想让更多的孩子，尤其是女孩子接触新思想，接受新生活，用知识和文化的力量，使她们摆脱旧的陈腐的道德观念的束缚，成为身心健康的对社会有用的人。父亲开始办了一个幼儿园，他的初衷是想完成一个幼儿园——小学——初中——高中——大学的系列规划，但因力所不及的种种原因，真正办成并坚持了十七年的只有乐益女中。为乐益，父亲倾注了全部的精力和财产。余心正先生在《启蒙先贤张冀牖》一文中曾经写道：

自古以来，教育成家，在质不在量，更不在规模之大小，学生程度之高低。张老先生仰慕“乐土吴中，开化早，文明隆”，辛亥革命后举家来苏，筑小小园林，从办幼儿园、小学开始，再办平林男中、乐益女中。接着两次办起高中部，皆因时局变迁，当局掣肘而匆匆下马。他原想学马相伯老人办一个“苏州复旦”的心愿，亦因世事茫茫，终成虚话。

.....

然而，学校之尊严，维护不易。老先生捐出祖产巨资，让出宅园二十余亩，建校舍四十余间，应有的教学设备，无不具备。他有十个子女，如按三千大洋培养一个留学生计，有三万元亦能全部出国留学了，但他连这笔钱也省下来，用于学校。为的什么？为的坚决不拿别人一文钱，无论是当局的津贴、教

会的赞助、好心人的募捐，一概谢绝；唯如此，方始做得我行我素，独立自主。可是，他又绝非一钱如命，迥异于一般私立学校之以“创收”为目的，每年拨出十分之一的名额，招收免费生，以便贫家女儿入学。比例之高，江浙一带罕见。老先生对莘莘学子如此厚爱，对诸亲好友却吝啬异常，凡有告贷，均以“闭门羹”却之。

父亲对我们四个女孩子尤其钟爱，他为我们起的名字不沾俗艳的花草气：元和、允和、兆和、充和。后来有人在文章中说，张家女孩子的名字都带两条腿，暗喻长大以后都要离开家。我想，父亲从小给了我们最大限度的自由发展个性、爱好的机会，让我们受到了尽可能好的、全面的教育，一定是希望我们不同于那个时代一般的被禁锢在家里的女子，希望我们能迈开健康有力的双腿，走向社会。

父亲在家里从不摆架子耍威风，甚至对用人也没有训斥过，只有一次门房杨三赌钱，父亲敲了他的“栗子”（用手指头敲脑门儿），因为父亲最最恨赌钱。我们四姐妹中，大姐元和文静端庄，是典型的大家闺秀；三妹兆和忠厚老实、聪明胆小，但有时也非常顽皮，因为是家里的第三个女孩子，没有人娇惯她，她也习惯了在做了错事后挨罚时老老实实的，不哭也不求饶，处罚决定都是母亲作出的，大多是罚坐板凳或关在房间里不让出来；四妹充和聪慧乖觉，规规矩矩，加上从小过继给了二祖母当孙女，很少和我们一起，印象中她从“惹是生非”。我是家里男女孩子加起来的头号顽皮大王，从小体弱多病，仗着父母的疼爱“无法无天”，有时还欺负好脾气的父亲。父亲年纪轻轻就有些秃顶，没有几根头发却

很喜欢篦头，一有空就靠在沙发上说“小二毛，来篦头”。我站在沙发后面很不情愿地篦，篦着篦着他就睡着了。我拿梳子在他脑袋上边戳边说：“烦死了，烦死了，老要篦头。”他只好睁开眼睛躲着梳子，“哎，哎，哎，做什么，做什么戳我。”我顺势扔了梳子，父亲并不真生气，自己把头发理好找话逗我开心：“小二毛，正在看什么书？”

父亲在这种时候常给我讲故事，他讲的故事不但有趣味还有文采，让人一辈子也忘不了。比如近八十年前讲的一则成都诗婢家的小故事：那个注“四书五经”的郑玄（郑康成），家里尽为诗婢、书婢。有一天一个丫头跪在院中，另一丫头看见问：“胡为乎泥中（为什么滚一身泥巴）？”跪着的丫头答道：“薄言往愬（也曾向他去倾诉），逢彼之怒（他反而向我大发怒）。”家中丫环玩笑时皆用《诗经》中语，可见郑玄通过细微言行所倡导的家风是什么了。这样的小故事还有几则，我给孙女庆庆讲过，可惜这一代人都太忙，不一定记得住也不一定感兴趣。重孙小安迪五岁正是可以听这样故事的年龄，可他在加拿大，不可能有人给他讲，每次回来的时间太短，玩还不够呢。

我是急性子，说话快，走路快，做什么事都快。我看书一目十行，父亲更快，一目十二行。我做过试验，和父亲同看书，我还有几行没看完他已经翻页了。父亲爱看书不但影响了我们，连家里的用人、保姆做的时间长了都染上了书卷气。他们从识字开始，到看书甚至评论故事情节和书中人物。我还能记起他们常说的有《再生缘》和《天雨花》。

父亲从小喜爱昆曲，年轻时就对曲谱版本进行研究。我十一岁左右，1921年前，昆曲传习所尚未成立，父亲就带我们到全浙